

龍江夢餘錄

龍江夢餘錄卷之三

雲間唐錦士綱

張獻武王弘範以武弁奮身而喜文事詩雖不甚工而鞍馬間不廢哦咏可謂篤好者矣然亦間有瀏澆可誦者如初夏詩云香盈脾蜜蜂衙歇泥足梁巢燕寢便等閒歲月過難再牢落功名拙自傷述懷云歌終牛角兩行淚舞徹鷄聲一劔雄浮雲暖日陰晴裏殘夢春風富貴時笑倩釵金挑燭影醉嫌杯玉劈

橙香柳塘云掛冠疑過鳥濯足碍行魚夏日
道中云汗額揮晴雨飢腸轉殷雷遠烟云日
落山腰暮雨晴天際秋婉麗明潔頗有文人
騷客之風焉

蔡君謨書法絕倫衆體皆備極為坡公所推
重平生不與人書石唯歐公文則樂書之若
陳文惠神道碑薛將軍碣東園記牡丹記有
美堂記畫錦堂記集古錄序皆君謨所書近
見畫錦堂記墨本方整古雅真奇筆也劉克

莊所謂比顏倍秀麗眊柳更敷腴非虛語矣
宋初善書者四家曰蘇黃米蔡愚竊以為蔡
當居三公之上

金季元遺山以詩文倡河汾間一時文士如
二段二陳麻貽溪張彥誠輩皆宗之不啻李
翱張籍之於韓陳黃秦晁之於蘇也楊仲德
云不觀遺山之詩無以知河汾之學不觀河
汾之詩無以知遺山之大近得其全集讀之
詩篇光潔豪整蓋將傲視韓蘇所謂吾無間

然矣但古文不免有晚宋氣格是可恨耳
后稷鳥覆翼之說予嘗疑之史家又稱昆
莫生而棄於野鳥啣肉往食之東明被棄於
圈欄馬豕皆以口氣噓之與后稷之事若出
一律又云禹濟巨海元龜為梁黃帝以虎豹
為前驅鷓鴣為旗幟極為怪誕不經史可盡
信也哉

東漢劉愷舉國而讓其弟東坡先生深罪之
以為壞先王防亂之法且謂太伯伯夷非所

以為法而又直以湯武為非聖人以孟軻誅
獨夫紂之語為得罪孔門以荀彧佐曹操為
王者之事聖人之徒夫湯武之濟世太伯伯
夷之廉讓荀彧之失身當時知之天下後世
知之而坡公獨赦彼而罪此豈得為公天下
之論乎或謂公所以薄湯武者蓋欲假之以
甚曹操之惡恐亦未必然也

黃文獻公潛為國子官時夢新進士六謝恩
表有名拜木者褒然居班首未幾科舉法廢

以為夢無足徵矣後復兩夢又數年復科
舉之制而拜亦果為進士第一其兆見於科
舉將廢之初而其應乃在於科舉復興之後
則天之素定者久矣柰何世之人欲以人力
勝之哉

陸龜蒙嘗謂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擗刻削
露其情狀乎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
朝籍而死正坐是哉予謂此激者之言也非
通論也韓退之權德輿張說蘇頲李德裕歐

陽脩王介甫蘇子瞻皆至顯官不聞天之致
罰抑又何歎

老杜北征詩云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
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乃諱却六軍不發之
事使若明皇畏天悔過而自行誅絕者然樂
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
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亦
深沒壽邸一節此皆春秋為尊者諱之意也
釋文謂燐火者人馬之血積而有光嘗有人

見之初則什之伍之已而弥千亘萬脫草屨
招之則冉之而來麾之使去則漸遠漸稀遂
以為有鬼物憑其間噫磷豈果如是其神哉
蓋遠近之者人也

東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飲惟飯後濃茶滌
齒而已然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百三十歲
宣宗問服何藥云性惟好茶飲至百碗少猶
四五十碗以坡言律之必且損壽反得長年
則又何也

國初詩人丁鶴年者本西域人嘗卜日將葬而淋雨十日不休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及終事雨傾瀉如故時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幾不能生夜夢母告以葬所鄰老有韓重者亦夢焉即其地物色果得之見正中一齒如漆復嚙指血以試良驗遂改附父旁嗚呼天人之際相距亦遼邈矣而鶴年以一誠感之殆如響之應聲不亦異乎觀其自詠詩有云生慚黃歇三千客死慕田橫五百人蓋

亦豪邁不羈者矣

見恠不可驚怖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見恠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犬馬公亮大書入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夫恠豈能傷人所患者人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山海經恠妄無稽而古人徃々用之如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悉本於此蓋

與變相對難於盡信難於盡棄也

經稱松檜最壽抱朴子曰松三千歲皮中有
聚芝如龍形吾邑靜安寺有陳朝檜二宋政
禰間媚臣朱勳畝以進徽宗遣使求之暴風
雷雨振拔其一茅山今有許旌陽手植檜榦
悉左紐皆千歲物也然他木亦有能耐久者
黃忠宣水程日記云臨桂驛有榕樹一本九
枝根盤甚遠其陰頃餘植於宋初蓋已五百
年餘范石湖在成都見卧梅蹇偃十餘丈相

傳唐物則亦不下數百年矣

草木之花皆五出而雪蒼獨六出先儒謂地
六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然至
春則雪皆五出豈春雪獨非水所結耶恐未
為定論也

予於宋詩獨喜晏相國其梨花院落溶溶月
等作紆徐嫵麗有盛唐之風蓋宋之拔萃者
其見諸編集者乃至萬篇則又唐人所無也
祖君彥為李密作檄文云擊劍則截蛟斷鱗

弯弓則號猿落鴈呼吸則江河絕流叱咤則
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擊陣何
陣不摧駱賓王為敬業作檄文云班聲動而
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
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
圖功何功不克二文絕有同者夫二公皆一
時之傑固無相剽竊之理但遺詞命意亦當
有所避就庶不畱議於後耳

王金陵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

在相知心此老心術不正於此可見充類至
義之盡則與賊檜之所以不忘金虜者何以
異哉

唐人以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予謂除字
止可施於歲前一日若又有冬除之說則夏
至前又可謂之夏除乎殆非通論也

百粵人以蝦蟇為上味韓公荅柳子厚食蝦
蟇詩亦云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嘗懼染
蠻夷失平生好樂以此知韓柳二公亦嘗

之矣每以語人爭恠美之然吳俗好食蛙
與蝦蟇亦何有優劣乎

志書云蝤蛄大者長尺餘八月能與虎鬪虎
不如今海邊蝤蛄甚多大者不止一尺不聞
其能與虎鬪也

近時大家多鑄活字銅印頗便於用其法蓋
起於慶曆間時布衣畢昇為活板法用膠泥
刻字火燒令堅作鐵板二密布字印一板印
刷一板布字更互用之瞬息可得百本其費

比銅字則又廉矣

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定天下真所謂嫚詞以自誇也普特五代之豪傑耳豈知論語於陳橋之變普實啓之金匱之渝普實贊之願察奸變覲復相位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者固如是耶

宋制宰相班在親王之上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蓋天子之下一人而已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

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而蔡王秦賈之徒遂尤而效之皆以太師總知三省事蓋將卑宰相而不屑為矣小人之無忌憚如此哉聞廣人呼蠻婦為菩薩蠻今樂府有菩薩蠻其義或取於此

宋仁宗不肯以鞠獄與人恩澤蓋恐輕薄之徒將必羅織成風鍛鍊無辜非先王罪疑唯輕之意矣後世小人類欲摘抉幽隱以倖功希賞皆昭陵之罪人耳豈期於無刑不亦難

乎故予嘗以宋之仁宗比周之成康漢唐而
下未見其比也

蘇子美王勝之輩結會爛飲作為傲歌有云
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吁是何
言欵詩人之狂乃至此哉其被斥逐雖王拱
辰輩小人中傷之亦自取也

趙舉夫權平江府有一民家稍殷實再從兄
弟貧而無行凡所需求必期滿欲怨詈不逞
輒妄訴之未幾迫於寒餓投水死預書族人

造法教事束之腰間然皆駕造虛詞趙判云
生前窮窘無賴妄訴族人死後陳述有司亦
難堪斷噫水木本源之恩人誰無之乃忍操
戈入室彎弓自戕卒之腐尸水火殆天譴也
孰謂蒼々而茫茫者果可欺哉

李杜有四李固杜喬一也李雲杜衆二也李
膺杜密三也李白杜甫四也蘇李有三蘇武
李陵一也蘇味道李嶠二也蘇頲李乂三也
河東薛先生曰劉靖脩高士也百世之下聞

其風者莫不為之興起誠足以廉頑立懦又
曰靖脩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愚亦酷好靖
脩者每誦斯言為之三歎然先生所立卓尔
良亦不減靖脩所謂唯賢知賢也

宋自藝祖賞諫納忠人知自奮其規制又極
近古宰執臺諫則有奏疏卿監以下不得日
奉朝請則有論對朝臣上殿又有奏劄皆與
天子酬酢於殿陛之間不啻家人父子者也
監司郡守雖在外亦得以疏聞天子則御筮

報之下至太學京學諸生與凡常布之士亦各許伏闕上書是以數世之後雖貶竄者相望而士氣不衰祖宗培植之功深矣

樊噲秦宮之諫漢業成敗之大幾也微噲高祖亦一羽耳然項羽燒秦宮室收寶貨婦女而增默無一言世謂噲乃販牛屠狗之人曾謂范增之智顧乃出其下哉

昔漢武作扶荔宮自交趾移植荔枝日本無一生者今吳中楊梅多生山間移之卑壤即

不能實可見土性各有所宜不可強也

造唐者太宗也龍姿日表天意已屬豈臣事於人者哉高祖且當退為天子之父計不出此乃挈而付之昏愚之建成高祖於是不得辭其責矣

忠安胡公潑生而髮白如絲彌月方黑生之夕毋夢一僧持花遺之居數日有吳僧索觀此見公有笑容問之則曰先師嘗示夢今生某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以一笑為記今果然

時聞者咸以為異夫輪迴之說吾儒所不道而鮑靚記非羊祐識環古人類皆信之抑又何也然小說家又以帝臯為諸葛武侯後身趙鼎為李德裕後身歐陽脩為韓愈後身蘇軾為戒禪師後身王十朋為伯威後身張安道為智藏僧後身巧詞曲說真若有可據者於乎世豈有是理哉蓋自佛老之說散漫既久庸流從而附會之耳

牧野之役前徒倒戈初未嘗交鋒接戰也僮

效篇所謂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是已汲冢周書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九人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若然則長平四十萬之坑猶為仁義之師而周武王之殘虐殆又數倍於秦政矣荒唐繆妄如此將誰信之哉

蘇章源懷之前事史以為美談而東萊嘗非之二子蓋忍人也若事可周旋須覆護以全故舊之情若事不可為亦當哀矜懲創使之

去職廢乎公不敗事私不傷義顧乃今日飲
酒明日發摘何其殘刻也哉忍於友獨不能
忍於君乎

五代時士大夫初出身官誥不惟著歲數兼
說形貌短長及髭髯有無以防偽冒今之踏
引必備載之蓋其遺法也

宋初有江景房者開化人當錢王納土景房
實奉版圖歸宋時吳越地陞賦重田以米三
斗景房感然曰使此籍歸朝廷東南之民瘁

矣乃沈其籍于河諸官自劾坐是落職迄宋
世子孫由科第至顯官者七十餘人仁人之
澤遠矣

古之君子大者既立而後風致之高言語之
妙乃可得而言耳否則如李太白王摩詰文
章非不足以聳動百世一為求王璘安祿山
所污則凡可以為後世之甘棠者人皆得而
芻狗之矣士君子可不慎其身哉

漢蜀郡太守劉勝去官家居閉門却掃歲時

致敬郡縣問答而已無所褒貶呂希哲晚居
宿州真揚間十餘年亦一切不問作詩云除
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此最得居
閑之道每見士大夫家居好談官府短長人
各有志吾不能也

洪武初吳人李從吉為上海簿有活民之功
卒時妻劉氏纔二十有八二女長歸我高祖
諱文祥次適沈源仲二壻亦蚤世二婦以二
十餘守節女毋更相為命抗志不渝壽皆八

十一時文士如黃縯東輩作三節傳及歌詩
以紀之惜有司不以聞而

朝典未及耳古稱忠節之後必大吾唐氏自
先伯中丞公以來累沾

國恩而沈則落矣同其始不同其終此天
意之不可知也

元人畫蘭獨推雪窻而不知李夫人之蘭亦
有可稱李乃宋狀元黃朴之女能文章自叙
其所作蘭後云予家雙井公以蘭比君也

東野翁甚愛之予亦愛之每女紅之暇嘗寫其真聊以侷閨房之玩初非以此而求聞於人也

王介甫嘗有詩譏昌黎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夫昌黎豈易言哉介甫立朝大節有媿多矣唯文墨為時所推然較之韓公則又平生竭神勞思以相追逐而卒未能窺其堂奧者也柰何已方慕之而又以議人也哉

晉蔡道明過江見螿蟻以為蟹而食之吐下
委頓方知非蟹傳子翼亦云比螿蟻差大而
毛好穴田畝中謂之螿蟻毒不可食今江南
處處有之鄉村間取為常食松人尤珍尚名
其螿為鶯哥紫絕不聞有毒不知道明何為
而幾死子翼何據而稱其毒也

東坡云張湯宜無後以達賢有後楊雄宜有
後以盜名無後吁名且不可盜彼有虛其中
而盜天之祿盜君之位盜聖人之言者其後

將何如哉

唐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我朝公服之制蓋損益於此

宋高宗庸懦可鄙忘雠貪安唯賊檜是用稍梗和議者輒遭竄貶不少寬假及檜死乃告楊郡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帶匕首蓋平時常防其為逆也則所以信用而尊寵之者劫於虜耳太祖太宗易置將相不啻發蒙振

落而子孫乃至於此識者有以占宋德之不長也

城隍之說起於三國時至唐初始有公侯之封後唐清泰間遂有冒王封者錢氏據吳越時境內城隍盡錫王爵宋時或王或公侯亦未有一定之制也我

高祖正名定分聿新祀典凡名山大川古有封號者悉釐正之以為英靈之氣聚而為神豈國家封號之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故

五岳四海皆直稱為某山某海之神前代祝冊皆有皇帝名其文曰嗣天子某今但曰皇帝敬遣某官而城隍亦止稱為府州縣城隍之神而已千載相因之陋為之一洗乃有以見

大聖人之所作為真有出於尋常方々者矣世皆嗤漢武之矜侈誇誕而不知明皇之好諛尤甚也開元天寶之間朝臣六上尊號至加以天道德聖神文武之稱而偃然居之

不少慚愆上愈驕而下愈諂骨鯁之士寤乎
無聞夫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
下明皇安得而不亡哉流離播越而國祚未
歸於他姓亦其幸也

龍江夢餘錄卷之三

龍江夢餘錄卷之四

雲間唐錦士綱

東坡先生不喜荀卿子乃其素心至以青出於藍冰生於水二句為醉夢顛倒之語則過矣夫論人之法須惡而知其美乃不傷於殘刻耳

唐文有三變唐兵有三變而唐之戶部亦有三變焉初則宰相係以使名而下行其事是一變也既而以諸司郎官分掌或為權判或

為專判此又一變也又其後則以度支塩鐵戶部分為三司而分置使焉此又一變也

班固視馬遷固有差等亦伯仲耳鄭懋乃謂遷之於固猶龍之於猪又謂固既不能讀父之書又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掠人之文竊鍾掩耳噫固豈竊文者哉有文如固而膚淺之徒猶欲加謗焉甚矣其不知量也

正統時中官王振招權納賄勢焰熏天公侯

將相奔走其門服舍器用尚方不逮及籍其
家玉盤逕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
十餘庫馬數萬匹夫郿塢燃臍金谷棄市財
之厚怨之積也神憤人怒持此而求不敗難
矣

古人爆竹必於元旦鷄鳴之時今人易以除
夜似失古意

宋孝宗時有鬻犀帶者中有老人持狀形稱
為壽星犀張侍郎九成蓄一犀帶中有月影

過望則見是皆感天地精氣而成不易得也
其貴重當在通天之上矣

元初丘長生醉卧不起世祖候之三日方醒
云臣侍西王母燕食臣桃一枚因出手中核
裂為二杯江南野史紀蜀道士王回嘗進桃
核杯於其主云得之陳希夷予疑此桃深山
中或有之但世所罕得故道家者流假之以
張大其術耳不可信也

近見邸報云應山女子忽出髭三寸餘是因

災變之大具載前史不可誣也在五行志則
為人痾然亦有不能為災而反以得福者唐
李光弼母鬢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
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生貴死
榮時罕其比豈大貴者固自有異相耶

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日月薄食地數震動
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
河決酸棗大風壞都兩雹如莢李深者厚三
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災變至此亦

云極矣而文帝不失為漢之令主何哉德足以勝之也若夫劉禪楊廣之徒雖鳳凰日至甘露時降亦何益於治乎

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有災昔有人攷之自昭襄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或又云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淳祐丁未大旱予以近事驗之洪熙丙午

仁宗昇遐成化丁未

憲宗晏駕是果偶同於往事乎殆有數乎抑

亦二年千支在五行中為火最旺之鄉失其中乎蓋未敢以臆決也

詩評云歐陽脩克循韓愈軌轍兼欲追其步驟王安石僅得韓之形似莫能及其神采蘇軾欲效韓之馳騁而無其法度予謂皆非也韓詩雄奇歐詩純潔軌轍不同介甫詩最工麗亦非韓門機軸子瞻出語造意酷肖於韓特於音響未達一間耳而謂無其制度豈所以論蘇公哉

世傳張僧繇畫龍經年不點睛後

去又云僧繇貌天竺二僧經亂裂而為二唐
常侍陸堅得其一後見夢於堅以愈其疾大
僧繇畫品固入神妙若此二事則理之所無
君子但賞其工不惑其怪可也

礬石性大熱洛河以有此石當冬不凍藥性
論曰礬石之力比鍾乳十倍昔洪文安公為
庸醫所誤服礬石丸竟至精液皆竭而死是
可鑒也

開元中明皇夢小鬼竊玉笛見一大鬼曰臣
終南進士鍾馗也蒙陛下賜袍笏誓除虛耗
取小鬼擘而啖之筆談乃云歲首盡鍾馗于
門鍾馗者宋宗慤之妹此不知其何據也

文帝怒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
上使誅之則已煬帝歆斬出入顯仁宮者
大理源師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閑文墨
德宗怒玉工易帶鏤者宰相柳渾曰陛下遽
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世皆喜三公能

不曲法以阿君然為詞不審適以啓人主擅殺之端也

蕭穎士之僕苦於笞楚有欲誘其去者僕曰吾誠知去之甚易吾惜吾主才耳嗟乎世乃有儒其衣冠而嚙噬名士者其秉彝好德之心反出僕隸之下矣

惟辟作福惟辟玉食戒其分之不可踰也茂陵富民袁廣漢築園北山下引流水注其中構石為山連延數里竒獸珍禽委積其間積

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濤竒樹異草靡不培植
而重閣脩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後廣漢以
罪誅悉沒入上林夫福謙忌滿天之道也以
匹夫而享萬乘之奉其及也宜哉世有知之
而不能鑒之覆輒相尋吾恐後人將復哀後
人矣

今人多呼隸卒為茄鼓而莫究其始予嘗考
之國初已有此號臨江多虎狼卒百姓畏之
目為茄鼓以其節黨衆而心力齊也

墓碑冢刻前古唯直書名氏而已後漢以來始有文字務載世德爵里諛文佞筆至近代而益甚乃知古人今人相去遠矣

楊龜山晚歲一出士大夫爭詬病之然一出而追敘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之禮且力欲毀三經板其有功於名教不小矣而議者曾不少恕何哉

山谷詩有云要讀田郎萬卷書昔田弘正蓄書萬卷建樓貯之名為萬卷樓山谷所引用

正此事也而任淵乃引田鳳為尚書郎事以註之誤矣

曾子緼袍無表原憲鶉衣百結是孔門之貧者無在二子上矣若顏子則有郭外之田五十畝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給飭粥足以供絲麻未為甚貧也

包孝肅公拯以剛明嚴毅有聲于宋嘗有詩云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其志可見已然好名太甚所為過中者往々有之知廬州日

捷其毋舅公則公矣渭陽之情將安在耶及
劾張方平宋庠遂代其三司之位昔人論其
蹊田奪牛不已甚乎真足以服其心矣

虹天之淫氣也故詩有蜺蜺在東以止奔也
文中子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然又有曲虹
占者曰陰陽之氣交錯而成建炎三十年十
二月曲虹見於日之西淳熙元年十月曲虹
見於日之東曲虹冬見史家書之以表其異
予嘗訪之父老皆云氣所常有不足異也使

以此為灾变則史將不勝其書矣

桂堂錄云六一公為一代文章冠冕以其事
合體東坡之文固不可及却未嘗作史噫
以此定歐蘇優劣殆與兒童之見何異夫一
代運祚既訖則繼而興者必脩其史宋興惟
五代未有史歐公既已秉筆則東坡史才雖
具將安所展其長乎不論其理而泥其跡徒
自取無識之譏耳亦何損於坡哉

宣廟在御日好親儒碩燕聚尤數常召內閣

及臺部大臣同遊萬歲山及東苑每遊必賜以金幣盡醉而歸又御製詩篇賜之諸臣屬和焉昔宋仁宗亦嘗召執政為賞花釣魚之樂君臣倡和藹然虞廷賡歌之風真清平盛事也

神仙記云秦始皇二年武夷君設宴幔亭峰召鄉人男女二千餘人中座為太極虛皇酒罷讚拜以別夫積氣而為天安有所謂皇所謂君是固朱暇論縱使神仙可據豈有天帝

之尊安然下雜糲穢而與之群飲也哉

夷緬間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間枝幹屈曲
無葉剉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人食其
肉必死又多畜淫婦以誘人犯之亦死名曰
人瘴

唐世文章韓柳之外稱李習之宋世文章歐
蘇之外稱曾子固宋季陳全甫亦大有聲自
稱為文中之虎然三子詩皆不能工頗貽後
世之恨豈人之智巧稟於天者各有所限殆

難以推耶

宋真宗御資政殿餞種放侍臣當直者四人
預坐命放北面對坐特示客之噫真宗之所
以待放者至矣秦漢以來所未聞也而放行
術儉鄙恃寵凌物自取王嗣宗批頰之辱又
與交章訐辯帝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頗
衰處士之名掃地盡矣有君無臣不能不貽
百世之憾也悲夫

小說家載橘中有四老人對奕曰恨不深根

園語其中又稱鄜延大竹凌雲剖之中有三
翁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為主人所伐二事始
終無毫髮爽得非好奇之士率意撰造故不
免有雷同者乎

殷芸載張良與四皓書云皇極湏日月以揚
光后土待岳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鳶鳳林栖
不翔乎太清麒麟嶽遁不步於郊草四皓答
書云野食於豐草之中避暑於林木之下青
蠅盜聲於晨鷄魚目竊價於隋珠滑泥以濁

白水颺塵以亂清風謹因飛龍之使以寫鳴
蟬之音予謂二書皆非漢文必唐初人所
擬作耳自殷氏載之後人襲之遂以為真張
良四皓之文大可笑也

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蔡邕曰此項羽之刀
也然卓之為人大有類於羽者而羽之刀卒
歸於卓豈可諉之偶然乎夫羽刀史傳初不
誌其模欸又無文字可辨不知邕何從知之
且書法又特高古易大小篆為八分昔人謂

之氣凌百代筆陣堂々其博識多能信亦奇
矣或謂邕非班馬之才縱使續成漢史不過
范曄陳壽之流耳不亦誣邕也哉

近世風俗多畜於父母之養雖飲食衣服亦
銖較而寸量之及亡則盛作佛事以資冥福
至於葬則陳列游戲之具以侈觀瞻夫生既
不能養亦何有於死哉蓋欲以此詫美於鄉
人耳非誠愛其親也

道家者流雖以老子為祖本非老子之教也

蓋自漢之張道陵以巫術初為此教然恐不足
以動人故採摭老莊虛無之談以文之取
方士延年度世之術以實之引釋氏六道輪
迴之說以廣之而其君臣上下之儀則竊取
之於吾儒者也

史傳於聖賢之生必述神怪之事以見其異
於尋常者如此如云華胥神母遇青龍繞身
而生伏羲皇娥遇窮桑神童而生少昊女媧
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

唐堯握登見大蜩而生虞舜脩紀見流星而生夏禹簡狄懷貳卵而生契夫都見白虹貫日而生殷湯姜源履帝膚敏而生后稷太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蒼龍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高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李白感長庚星夫聖賢之所以為異者豈在此哉要之皆不可信也故表而出之使後之觀者無惑焉

予仲子儼六歲而夭予憐其風骨之奇而推
折之遽也為之銘而塋之或疑其過蓋不達
於古者耳王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
之所鍾正在我輩且韓公有女挈壙銘柳子
有下殤女子墓記小姪女墓記梅聖俞有小
女稱之墓磚記曹思王女金瓠生十九旬而
夭行女生於季秋終於首夏而植皆作哀詞
哭之顧予文雖不敢望於古人而情則均也
何為不可哉

王安石日錄一書乃晚年自覺其非故曲為杜撰以圖蓋已愆耳謗君之罪不可追矣至於理財一節尤其素負經濟之首策蓋自少至老未能一日忘焉也而日錄乃云安石奏帝之言曰孟子耻言利若宣著為利之說則恐壞風俗又曰以理財為先則人將機巧趨利又曰若以理財為先務恐天下視听不足是果將誰欺耶然曾子固乃稱其能任聖人之道又云必有補於天下不識其何所見

也

唐制六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
不得過一間兩架庶人房舍不得過三間四
架不得輒施粧飾宋制庶人屋舍許五架一
間兩厦而已其朱漆梁柱窓牖者亦在所禁
我

朝庶人亦許三間五架已當唐之六品官矣
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輒大為營建五間七間
九架十架猶為常々耳曾不以越分為媿澆

風日滋良可慨也

唐時歲舉進士所放不過三四十人宋時間
四歲乃一舉所取或五六百人二代之制簡
煩不齊均之為失中也 國家三歲一策進
士其額數則出於

宸斷量時而多寡之既不使才者困抑又不
至冗濫無紀過前代遠矣

辛稼軒豪爽尚氣節尤好談兵觀其與陳同
甫議論之際信天下奇男子也後以佗胄之

薦得召而壽南澗翁之作又多佞詞白璧之玷君子惜焉

遜齋間覽云梁灝八十二歲登科有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之詩喜事者又造為謝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世多感於其說凡稱美老生之不第者輒以擬之然前輩已辯其非予近考之歷代甲子只箇蓋灝以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暴卒年四十二則其登科時纔二十有二耳
遊齋輕信而妄傳之遂啓百世之惑迄今有
未解者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

游定夫薦秦檜于康侯云其人類荀文若後
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廷臣莫敢異議惟秦
抗論為不可康侯益義之力言於張德遠諸
公之前及自虜中歸康侯屬望尤切至賊檜
恣惡之時惜康侯已謝世不及見之知人其

難哉

火山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
作布古所謂火浣是也海山有冰蠶長十寸
有鱗角緝其繭絲織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
予謂冰蠶火鼠天生對也

宋有盧仙姑者指猫而問蔡京曰識之否此
章惇也語雖妄誕其意蓋以諷京也果以此
見逐然當時號稱名士大夫我冠鳴玉立人
之朝而傾望風旨詆毀元祐諸賢忍於欺君
誤國者有媿於女巫多矣

古人有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故樂因循者恒以是為口實然使法久而弊則掾弊之術君子其容已乎竊於郡守王樊二公之事而有感焉初江南之民苦於過江兌運糴山王公衡為松守奏免之令漕軍各就有司交兌自是無以肆其凌噬之毒又徭法有所謂解運水夫者歲取不下數十戶一與其後百金之產莫不蕩覆甚有鬻子女猶不克竟所逋三衢樊公瑩蒞郡日建法更之自是小

民有保資產安妻子之樂夫二事流毒於吾
民甚大然積數十年之久而守土者或心知
其害而憚於更張坐守歲華以倖代去目視
其入於陷穽而莫一引手焉得非狃於因循
之罪耶使二公者亦以紛更為病而故轍是
循江南民力日瘁矣 國家取給於東南者
將何望耶予故曰天下事唯因其所可因而
革其所宜革是之謂大中之道

金石之文千古不磨非若嘲弄風景之可

率尔為也必得大手筆者委之庶可騰芳琬
琬而傳信將來耳夫何世之購文者不能知
人而妄索之操穎者又不能自知而妄以應
之其不加災於石者鮮矣予近以縣大夫之
命纂邑乘境內石刻得縱觀焉其可稱大手
筆如前所云者僅得葉清臣祭龍王文揚維
禎祝大夫碑馬弓活民碑顧孔文圖籍記錢
與謙捍患隄記四五家而已餘悉村亭窀文
耳甚或鄙俚淆雜如蚓鳴蛙鬧如醉人妄語

者亦時有之噫何石之不幸而遭此辱也昔
人有吊剡藤吊石氏者皆哀其不幸而為惡
文所污竊又重悲茲石之不過而未能見哀
於名家以吐洩其不平也有能取而磨其辭
湔其垢用為砥石則猶石之榮夫

葛稚川云漢宣帝繫邸獄時常帶史良娣身
毒國寶鏡一枚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
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迄登大位然
既稱鏡得自史良娣必戾太子所遺也太子

兵敗出走之時何不挾以自隨冀獲其佑而卒死於泉鳩里野人之手乎且天子者承天道而君萬邦則天之屬意久矣豈藉於一鏡

執

晉亂有盜發子房冢得素書於玉枕中即黃石公所授也予嘗考其所論與子房平生履歷之跡昭合者甚多其為圯橋之書決矣世以六韜三畧為進履時所授書者非也然要其大旨則亦不能出於老氏之術固僅可為

伯者之師耳而老人者乃自謂讀此可為帝
者師近乎誇美

龍江夢餘錄卷之四

書焚餘錄後

古人見有所不同事者
所未平者多寓辭藉指
以發瀉所向雖或夸淫
不徑而意致自足也唐

龍江焚餘錄豈果所謂
誌有得亦無忘哉蓋有
所感觸而寄諸往事耳
間或不然亦為泥事類
者發之但其學博記羨

隨應而出故雖鑿鑿辯論
若不為諸其人其視翻編
索古矻々牽合而又與
語不相值者何如也是
不直見其蘊蓄々富而

趣向之高知識之真亦
於是乎得焉展玩之餘
不覺起敬遂識諸簡尾
使知是書之々作非真漫
無所為也且以著龍江

了_レ於胸中者顧豈心
於是哉將未必大有制衣
作歌盡得其長者尚於
他書中求之邑人朱曜
識

龍江夢餘錄終

